

中華日報

今日兩大張 每份售洋三分四厘 館址：上海南京路四六四號

CENTRAL CHINA DAILY NEWS
Cable Address: Sino News
如蒙賜顧 請向本報經理處接洽

進步黨在川之陰謀

田頌堯部準備夾攻劉湘

劉文輝以和平解決令所部實行抵抗
預料三數日內蘆資一帶將有劇烈戰事

劉湘軍以飛機大炮轟炸民屋

王治易二次進攻被省軍擊敗

(本報訊)田頌堯部在川之陰謀，已為各方所洞悉。田部自入川後，即積極準備，欲夾攻劉湘。劉湘部將劉文輝，已令所部實行抵抗。預料三數日內，蘆資一帶將有劇烈戰事。劉湘軍以飛機大炮轟炸民屋，王治易二次進攻被省軍擊敗。

唐子晉部攻內江

被擊敗向榮昌縣境狼狽退走

(本報訊)唐子晉部攻內江，被擊敗向榮昌縣境狼狽退走。唐部在內江與省軍激戰，終因不支而退。省軍正追擊中。

渝軍總攻遭擊退

田頌堯部完全聯合一致

(本報訊)渝軍總攻遭擊退，田頌堯部完全聯合一致。渝軍在進攻中，因田部之堅決抵抗而受挫。田部各部已完全聯合，共同對敵。

李杜丁超擬建立新政府

安達站偽組織軍隊六千五百名全部反正

(本報訊)李杜丁超擬建立新政府，安達站偽組織軍隊六千五百名全部反正。李杜等部在川境內活動，企圖建立新政府。安達站偽組織軍隊已全部反正，加入省軍。

義軍設伏

擊退敵兵

(本報訊)義軍設伏，擊退敵兵。義軍在某處設下埋伏，成功擊退敵兵之進攻。

漢炳珊部

進迫泰安

(本報訊)漢炳珊部進迫泰安。漢部正向泰安方向推進，省軍正嚴密監視中。

孟斯根主編 今日出版
“十日文學” 內容
本報特種附刊 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出版

本報發行部啟事

本報自增加一時期專訊以來，各方來函訂閱者日不暇給。本報發行部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設訂閱處於南京路四九號，凡欲訂閱者，請向該處接洽。

川戰爆發之裏因

以四川為根據地形成西南局面
川戰爆發之裏因，在於四川為根據地形成西南局面。各方勢力在川角逐，最終導致戰事爆發。

日俄締約距離尚遠

俄以締約為承認偽滿洲國條件
日堅持締約承認全不相關

(本報訊)日俄締約距離尚遠。俄方提出以締約為承認偽滿洲國之條件，日方則堅持締約與承認全不相關。雙方在談判中分歧甚大。

國聯會議

代表團已抵日
修正意見書

(本報訊)國聯會議代表團已抵日，修正意見書。代表團成員已於日前抵達東京，開始會議。

中日交涉

有吉談話
中日交涉近況。有吉氏在談話中提及中日關係之現狀。

松岡對締約事而不宣

松岡外相對締約事而不宣。松岡外相在談話中對締約事保持沉默。

陳彭案

年內難開審
陳彭案之審理進度。陳彭案預計在年內開審。

密雲不雨之

日俄締約距離尚遠。密雲地區近日無雨，影響農作。

三中全会前

西南中委現狀一瞥

鄒魯林直勉等意興甚豪
李宗仁白崇禧避不與會

陳濟棠召楊德昭回粵有所商詢

（本報廣州特約通訊）月來時局之沉悶，爲人所共知。西南中委之現狀，尤爲人所注目。據最近消息，西南中委之現狀，頗有變化。鄒魯林直勉等意興甚豪，李宗仁白崇禧避不與會。陳濟棠召楊德昭回粵有所商詢。...

滿蒙協進會成立

以旗人爲中心唱王道主義騙人
設總部於哈爾濱支部於滿蒙各地

（電通九日東京電）滿蒙協進會，頃已成立。其目的在王道主義，以旗人爲中心，唱王道主義，騙人。設總部於哈爾濱，支部於滿蒙各地。...

張學良中止漢行

改派于學忠代表晤蔣

（新華社）張學良代表於日前晤蔣氏，八日晨漢行。現據張氏電告，張已改派于學忠代表晤蔣。...

召集秘密軍事會議

于學忠何柱國等出席

（中社）九日天津電，自山東問題發生以來，致北方政局不安。張學良召集秘密軍事會議，于學忠何柱國等出席。...

招商局收歸國營

令各部擬定組織及計劃

（中央社九日南京電）招商局收歸國營，令各部擬定組織及計劃。...

本報最後專電

（本報九日南京電）本報最後專電。...

孫科尚無晉京意

（中央社九日南京電）孫科尚無晉京意。...

國府命令

（中央社九日南京電）國府命令。...

馬凱合同

（中央社九日南京電）馬凱合同。...

雜電一束

（中央社九日南京電）雜電一束。...

恢復匪區生產力

（中央社九日南京電）恢復匪區生產力。...

社評

（中央社九日南京電）社評。...

十日文學

第一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

本刊編輯人：孟斯根

出版發行：上海中華日報社附刊部

通訊處：一

杭州井亭橋平遠里新七號李君轉：

歌德與無產階級

西頓爾作

孔祥雲譯

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可愛的詩人」一章裏，他論到三位詩人，一位是莎士比亞，一位是埃斯佩蘭斯，另一位便是可稱為德國文壇聖主的歌德。這三位詩人是他所推重的。此外，在那有名的白爾奈與海涅的辯論中間，馬克思，他是毫不猶豫地參加了這後者的一面。因為海涅在這辯論裏，他不承認白爾奈批評歌德和歌德只是「音韻」和「非音韻」的奴隸。在從前歌德所寫的關於歌德的文字裏，馬克思也曾參加過很多意見。我們知道，他們怎樣估計了歌德的作品，普魯士承認了歌德的作品中有一種近於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成分。同時我們也知道，他們並沒有忘記看到歌德思想中的和平觀念和溫和自由主義的傾向。即我們現在用普羅列塔利亞哲學眼光來觀察當時歌德的創造力，我們也總不能說在他的作品裏除了布爾喬亞式的和平觀念外找不出一點什麼更偉大和更具體的東西。如果我們若給歌德的作品作一個總結，結論便是布爾喬亞社會的進步的「偉大德國人」的真理與藝術的最高創造。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歌德的創造方式裏發現了和巴爾扎克創造的同樣路徑——從偉大的布爾喬亞寫實主義出發，而把握住當代的充分社會真實性，然後將這種社會解剖為極細微多量的種種形態，而描寫出當代布爾喬亞社會的各種的實形；並且由於一種科學助力的分析，使所產生的作品成為尖銳的，站在離開了中庸但仍然是布爾喬亞形式中的另一方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將歌德藝術思想列在與雪萊的相等的地位，這是因為他們的創造方式都是站在客觀的寫實主義者的立場（在布爾喬亞的理解上），而不是主觀的空想主義者的立場。他們是不懷疑他們這種偉大哲學的價值的。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會將歌德的矛盾性指示出來，為什麼他的思想方式和他的創造方式相隔離，而產出妥協的矛盾的結果。

當歌德生活與從事創造的那個時代，全歐羅巴的第三階級是在還未胚胎的時代。青年的布爾喬亞正傾其全部精神在為了發展本身資本主義與封建貴

族社會而戰的思想鬥爭上面，而在這時候，隨着布爾喬亞與封建社會鬥爭的還有數量的城市民衆。這種衝突的象徵是從歌德開始創作直到他離世這數十年的光陰中，無時無刻不呈現在他的眼前。但是實生活常將他逼在貴族階級這一邊，因此，歌德的思想是深埋在苦悶的深淵中，但他並沒有探到這苦悶的來源，將它用一種顯明而具體的方法發洩在他的作品裏面，這是從他的每時期文字裏都可以看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歌德與恩格斯在政治改良思想上，這兩個人，在德國落後的經濟條件中間是代表了歐洲的中級布爾喬亞發展的障礙。

如果說歌德在他的布爾喬亞寫實主義創造方式上同時也有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就像說恩格斯的理想方式上也有唯物論的意識一樣，這是錯誤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用這種態度來觀察這個問題。

不過歌德在他的幾種作品裏，尤其是在他的「浮士德」裏，曾經給近代思想與藝術界留下了許多珍寶，例如他在人性與社會，唯一與一般，內與外，善與惡種種相互關係上所表現的等等。和普通的思想家或藝術家不同，歌德在他全部創造所表現的目的不是一個純粹理想方式的擁護者，而是一個自然與社會改良思想的擁護者；他是一個愛真理者，又是一個實驗論者，他以為事物的真理祇有在實證與實驗一致的時候纔是正確的。所以在這一點上他與恩格斯的理想不同，他指出恩格斯這種理論是向消滅的思想的水流中投一把土；因為真理的正確出發點應該不是抽象的，推論的，而是對於行為與實驗一種學說的評價。同時恩格斯在「留德學記」費爾巴哈「這」也論到恩格斯的改良思想，他說：「絕對的理想不應也不能夠表現廣大的自己同時代人的政治要求，我們在真理的哲學的最後一頁認識了絕對的理想祇能生長在狹隘的代表君主專制階級的觀念裏。」

普羅列塔利亞不能夠掩埋了歌德的創造藝術在文學史上所佔有的優越地位，並且即使我們今日的新立場來評價他，我們也要承認這位前代的

思想大師。因為他雖然是布爾喬亞式的，布爾喬亞式的寫，而他却在布爾喬亞寫實主義世界觀的發展中畫了一個驚人的姿式。同樣，他的創造方式不僅藝術的而已，在這方式的後面已經藏了一隻科學與真理的探索的手。這是為現代普羅列塔利亞的藝術論者所最應該看的一個要點。

歌德死的時候，正是世界被壓迫者第一次表示他的力量，著名的「織工暴動」幾平靜不下的時候。不過這普羅列塔利亞意識的鬥爭對於他終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所以他認為這次布爾喬亞的勝利乃是技術與科學進步的勝利。

雖然，在他臨死的時候，他都會說他為誰而生，為誰而工作，為誰創造了，他說他的工作不是為

了過去的人，不是為了當代的人，不是為了下一代的人，而是為了更下兩代的人們。但是歌德他自己也沒有預知這歷史的矛盾究竟是一類人，是布爾喬亞呢？還是普羅列塔利亞呢？祇要我們將今日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作一比較，這是不難明白的。

歌德是一個自然與社會改良思想的擁護者，是一個真理愛護者，並且是一個實驗論者，這幾個偉大的精神是值得普羅列塔利亞紀念，不過歌德一生所寫的面目乃是普羅列塔利亞的一個生疏客人，他的一生最大成功是在「布爾喬亞社會裏進步的「偉大德國人」的真理與藝術創造」這一方面。（譯自西頓爾的歌德論）

高爾基的作家生活四十年

秋田雨作

蕭紅譯

不僅蘇聯，就是世界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藝術團體及進步的布爾喬亞藝術團體，現在，都忙於為慶祝高爾基的作家生活四十年紀念的準備。

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i 原名 Aleksei Maximovich Pesikov）是從我們的青年期（二十歲頃）——按：秋田氏為日本文壇老前輩，現已五十幾歲——一直到現在為止，不斷給我們以強有力的影響的偉大的作家之一，並且，那樣偉大的作家，好多死了，沒有死的，對於我們，也完全失掉，影響力，止有一個高爾基，恰如監視我們的生活似地，在我們的面前，這是顯現出鮮明的姿態。

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六十五年間的生活，作為作家的四十年生活，實在是豐富多采的生活。研究他的生活，實在差不多等於讀一部近代歐洲的思想發展史。他的最近的作品「我的大學」，「阿爾塔沙洛甫事件」，「四十年」之一部的「克力馬」，沙姆根之生涯」及「回憶錄」等的文學價值，大部分也在描寫着有那近代俄羅斯的思想及社會的發展史一點吧。如何根據博士（柯根氏為蘇聯的文藝史家及批評家，他的著作，中譯本有「新文藝學」，「偉大的十年間文學」等——譯者）所說，在高爾基的最近的作品中，「在半世紀間的我們的最偉大的人物觀察與經驗的總量，都包含在內」。

當有幾個機械主義的批評家或職業的批評家，對於高爾基的近代的作品，說他是藝術才能的衰微或萎縮的時候，別的優秀的批評家，則發見了他與從來的「個人描寫」的小說對立，創造個「時代描寫」的新樣式。這一件事，却是個有興味的。儘管高爾基的最近的藝術的時候，不能忘掉他關於藝術與社會之關係所說過的話：「文學，決不是史坦達爾或托爾斯泰的個人的事業或（務），而當

常是時代，國家，階級的事業……那怕有那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俄國文學家的可敬的多樣性，我們說的乃是那作為反映時代的 Drama，時代的喜劇，時代的小說的藝術的文學，而不是說那個人的普希金，果爾金，列士珂甫，柴霍甫的文學」。

這種「時代描寫」的新樣式，對於高爾基，並不是在他的最初的作品中就有了最初的東西。就是在那些說受了尼采的個人主義的影響的「鷹之歌」，「小市民」，「夜店」的時代劃然地將他區別為兩人的大著「母親」發表的時候，高爾基的藝術才能，也就為那些近視的職業的批評家們所窺見。然而，被批評家們懷疑它的價值的「母親」，相反地，在民衆之中，却日形獲得了它的理解者。不僅是俄國民衆，就是全歐洲的幾百萬勞苦者，也都讀過這一部書。高爾基的作家生活，無論甚麼時候，都是不願旁的批評家的批評把他們拋在後面，而不絕地創造出他的「時代描寫」的新樣式來。所以旁的批評家們，在他的評價過高的時候，才很須地想利用另眼看待他。

現在，在我的桌子上，「我的大學」被翻開着。上面寫的高爾基懷憶於大學生活，而到卡塔來的時候的事。因為窮，不能過大學生活；可是在這裏，他却接近了當時的急進的大學生們，而開始獲得了當時俄國社會的意識。

他在這一部作品中，把一八八〇年代的知識分子的革命團體及勞苦者與農民的生活，作為一個時代而描寫着。這部作品，是一九二三年寫的，是最好地反映出高爾基的「時代描寫」的特長的作品。據說又是保證作為革命以後的作家的最高之存在作品。

高爾基表明民衆的友伴的意向的作品，「法瑪，哥爾登甫」（一八九八年），是應當舉出的。在這

部作品中，他描寫着沙皇治下的勞苦者們的示威運動。在他在這種示威之時，漸漸地感到自己被牽引到勞苦者們的生活中的這回事，他這心機，用下面的語句來描寫着「從人生中被驅逐被毒害了」的孤獨的個性，在他們之中，急快，自由地呼吸着。然而，我們在這裏有一件不能不注意的事情，就是他們是生長於勞苦階級，像他的筆名所表示的一樣，經歷了人生的「最大的苦痛」（譯者按：馬克西姆一字，在俄文中的意義是「最大的」），高爾基一字是「苦痛」的人但在此個時代，已成為作家而獲得了世界的聲名，作為知識份子，而開始地站在勞苦階級的友伴的這回事。因此，高爾基之對勞苦階級的友伴的出發，不是從自己現在的生活的體驗而來的。他之對普羅列塔利亞特世界感到牽引，不外因為「藝術的探索心」與「創造的努力之擴大」。

還有，與那時同時，他雖認普羅列塔利亞必然會解放，但並不是從科學的社會學說，而後到這一認識的。如何根據博士所說：不是由於「個人的無政府，不能不被改換為有組織的集團主義」的理論，而主張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勝利；而是由於「對於被想為人類的天才，展開了無限的空間的勞動階級的服務」而來。

關於高爾基的社會與政治的思想，時常留着混亂與退縮的痕跡；對於那件事，使我們不能不想起高爾基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的友伴。當不是所謂「觀念人」的高爾基犯了錯誤的時候，則無論甚麼時候都是個熱切的領導者的這事，在文化史上，應得為一種美觀。

列寧與高爾基的關係，據說是從一九〇七年在倫敦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大會的時候起的。第二年，列寧想出版「普羅列塔利亞」新聞的時候，就臨時高爾基分派「文藝部」的任務；但在給列寧那封信中，却又擔心到不會因此而妨害高爾基的文藝工作呢。可見列寧對於他是有着多麼深的情誼。又如一九一三年，當高爾基在意大利加那利島患病，成為厲害的癱瘓者，沉溺於波格諾斯式的及某一時代的龍那格爾斯基式的「求神」的傾向的時候，列寧詳詳地說明那種傾向的惡劣的害處，也可說是最良心的文獻。

在一九一五年的「列寧辭世」雜誌上的高爾基的論文「兩個心」，產生了為表示沙皇治下的俄羅斯的最後的意向論爭；但在「科學的西方」與「宗教的東方」的論爭之際，高爾基則明確地「固守着科學西方論者立場這事，被人推測為是這懷疑是受了教了一九一三年的列寧的書信的影響。

最後，高爾基的存在，不僅是表示出了藝術的最高峯，同時又是對於那已經失掉了自由主義良心，被打碎到資本主義現階段的機構之中的西歐知識份子的強有力的吶喊。羅曼羅蘭或伯納多等對於他地回憶的悲痛的良心之聲，是意味着甚麼呢？是證明人類正尋求着的「正義」，「良心」，並不存在於他們那里，而僅僅存在於普羅列塔利亞特之苦惱，組織，鬥爭，勝利與建設之中。

（本文原刊於九月間發表，高爾基的譯文也是九月間發表的。因為想與這篇文字印在自已編輯的刊物上，所以一直押到今天，但本報為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紀念而寫，卻是什麼與這也不覺失其官的時機性的作品。——譯者）

守墓人

高爾基作

孟斯根譯

當我把守墓人地金早就熟練得到的口琴帶給他的時候，他——這調眠的，懶惰的人——將他的右手緊緊地按在胸前，顯着極快樂的神情，閉上他那雙疲倦，和善——但並不是如此——痛苦的眼睛，說：

——喂……哈……

他為與我所望息了，喘上一口氣來，繼又搖搖他那老邁的頭說：

——等過你死了，列克賽，瑪克西莫奇，我必要好好守墓你的！

他即便在替人掘墳穴的時候，也決不會忘記把這口琴帶在自己身邊，當工作乏了，他便溫柔而靜地吹一段「波蘭舞曲」。他有時吹這曲是法文的「特列，白蘭」，有時是「得里，布耶」。這是他所會吹的唯一歌曲。

有一次，當他又吹起這曲子時候，在他離不遠的地方一位牧師正為死者禱告，禱告完，他將地金叫到跟前罵道：

——你侮辱了死者啦，畜生！

地金向我申訴他的委屈：

——當然，這是我的不好，但是，他怎麼能知道這就侮辱了死者呢？

他相信，所謂「地獄」——沒有的；好人的靈魂在肉體死後便飛進「樂園」裏面去，而壞人的靈魂仍然存留在肉體中，住在墳墓裏一直到肉體腐爛完的時候。

——此後大地便將靈魂蒸發到空中，又被風將它吹化為毫無感覺的灰塵。

一天，當我把一個最喜愛的六歲女孩兒可賴瓦的屍體葬進墓穴以後，所有的人們都離開墓地了，地金一面用鋤頭平整墳頭的土壤，一面安慰我道：

——你，朋友，不要再悲哀了！也許他們在這世界上正用別的話語說着話，比我們更好更快樂呢；也許他們什麼都不說，只在那裏玩着四弦琴呢。他愛音樂到了一種可笑的危險的忘己程度；不怕聽見這地有無端樂聲，手風琴或大鋼琴的聲音

這時他便呆了，將脖子伸向聲音所來的方向，兩手反撐在背上，手像釘住似的，大大張着他那雙黑沉沉的眼睛，好像要用這眼睛去聽一般。有時候他在大街上也這樣，有兩次他被馬踢倒了，車夫並且很兇地打了他幾鞭，但那時的他，是失了魂的，忙立着，並不會聽得那警告他的叫喊，不會看見那立即臨頭的危險。

他解釋說：

——我每次聽見音樂時——於是——便像埋在水的湍流下面了！

他「追逐」一個墓地側近的醜陋的窮婦人，索羅金娜，她比他大十五歲，而他却是已過四十歲的人了。

——你喜歡她什麼呢？我問。

——啊，——有誰能安慰我呢？除了我一個人也沒有。我願意安慰那些最無安慰的人。我沒有個人的痛苦，因此我分給別人的痛苦了。我們是立在橡樹下談着話，正意外的降着六月天的傾盆大雨。

大雨點打在飽刻的瘦骨嶙峋的頭上，他卻快意地一縮一縮的對我悠然說道：

——我最快樂，當我的話能夠擦淨別人的眼淚的時候……

後來他得了一種胃病，呼吸時便發出一種死屍腐爛了的臭味。他不能吃一點東西，常要嘔吐。



「一千零一夜」墓園全圖本插圖之一

但他仍奮力工作，喜洋洋的在墓園間巡邏，他死的時候，還正和另一個守墓人鬥着紙牌戲呢！

誰了解我這晶瑩的心

盧蓬華

怎麼也說不出此時的心情。
為什麼竟這樣苦悶。
寧靜的天空顯得有些陰沉。
清幽地迴響着，是多麼難聽。
怎麼也說不出此時的心情。
寧靜的血流顯得有些停滯。
如今，我空虛的靈魂，充滿了
你吟哦的幽怨和憂鬱的嘆息。
啊，怎麼也說不出此時的心情。
我懷想，悲哀，苦悶；
你懷想，你懷想，你懷想！
這說了個千遍萬遍之詞！
啊，怎麼也說不出此時的心情。
我心已憔悴，情已比這還清。
啊，那呻吟的哀鳴是我心的哀鳴！
誰了解我這晶瑩的心！

蘇俄書訊

「科學與

不久以前蘇聯出版了一個大規模的「蘇聯百科全書」。這套書共分十卷，每卷一百萬字，總共一億字。這套書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了科學、文學、藝術、歷史、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識。這套書的出版，對於蘇聯的知識界和讀者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貢獻。這套書的出版，也反映了蘇聯在文化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

編者言

（一）讀者對於中華日報社主編性報社大篇幅之贊助的好意，敬致最誠摯的感謝。
（二）本刊自負文字責任，並保證準確。
（三）本刊附用外來稿件，但除原稿以本刊無他種物質上的報酬。
（四）函、稿、印刷物，請寄直轄者本人收，通訊處見第一頁上端。（編者）

今日由「十日文學」出版，明日照常出版，小貢獻暫停一日，小貢獻編輯部啓

